

米子学 著 广州出版社



出头之日

网络小说

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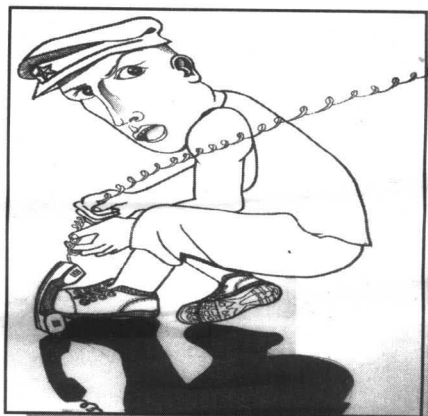
CHINESE **ChuTou** **Zhībì**

OPEN
SIGN UP
PRIVACY POLICY
AMERICA

孩子，女人是不用想的。如果你闲了，
可以当养个宠物，带她们出去遛遛。
如果你想结婚了，让别人给你介绍一个
你只要给我记住，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她们。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她们！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她们！
这一条儿，做到了，你爸我保证，
一定会有出头之日。

出头之日

chu Tou zhi ri



RBH 25/06



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土人。

可是我自己却完全不这么以为。其实他们才是土人呢。

彻底的土。

我爸我妈都在中学当老师。一个是教高二几何的，一个是教高三政治的。我认为其中我妈比较烦。她每天在我们吃饭前都引用很多新华社那帮记者在各种日报晚报上编织的架子很堂皇的句子，搞得我连新闻联播都不用听就可以直接去参加高三的政治会考，保证一个选择题都不会跳出我妈饭前便后自由言论的势力范围。

相比之下，我爸就比较稳当踏实。我没上过学前班儿，全靠他在每天睡觉前的空闲时间教我背一些小九九表之类的放之四海皆准可以走向世界的真理。我有的时候想，我爸是个能成大事儿的男人，就是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而耽误了，他窝在这个鸽子笼似的皇城根儿下的大杂院里还能够怡然自乐，和我妈那种毫无生趣又专横跋扈的女人长期保持肉体关系还能够心平气和，生出我这种顽劣自私又愤世疾俗的儿子还能够保持面子上的道貌岸然，是不可能不具有某些伟人的气质的，如果他碰上什么大事儿，还真说不定就从长期的默



我爸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是绝对严肃的，样子有点儿像提前交代遗言。他的头上还稀稀拉拉留着淡淡的血，绷带都捂不住。



默无闻中冒出头儿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高中二年级的一个夏天刚放学回家的傍晚，我爸拉着我的手，真诚地对我说：

“孩子，女人是不用想的。如果你闲了，可以当养个宠物，带她们出去溜溜。如果你想结婚了，让别人给你介绍一个。你只要给我记住一条儿，什么时候都不能惦记着她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待见她们！就这一条儿，做到了，你爸我保证，你一定会有出头之日！”

那天我妈刚刚把家里唯一的花瓶儿砸在我爸略微有点儿秃顶的头上，只因为他在无意之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而忽视了我妈认为是绝对真理的光明性和前进性。

我爸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是绝对严肃的，样子有点儿像提前交代遗言。他的头上还稀稀拉拉流着淡淡的血，绷带都捂不住。

从此他的表情和他的话以及那个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人物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愈长大愈明白我爸之所以坚持在恶劣的条件下顽强地生存下去的惟一原因就是 他坚信这句话。他什么时候都不惦记女人，什么时候都不待见女人。他坚信他有出头之日。

我明白这就是我应该走的路。

我希望看见我的出头之日，我将永不惦记和待见地球上另外一半儿可有可无的雌性动物。当然，我不反对和她们进行交配乃至繁殖，这是一个生理问题，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换言之，我可以在客观上做暂时的妥协和必要的投降，但我绝对不会在主观上有任何多愁善感的倾向。

我，于是在这种空前伟大的意识里面一天比一天坚强起来。



二

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坐在操场边儿上的双杠上盯着挂在跑道后面的夕阳。几个高大健壮的家伙在中间示威性地投篮儿，引得一些浅薄的女同学高声尖叫着，这在我简直是一幅奇异的风景。我在那个特殊的位置上看着他们，就像一个上帝在怜悯地瞧着他不小心创造的黎民百姓，我一边高高在上地胡思乱想，一边总会对他们油然而产生一种同情或者是痛惜的感情，我知道，他们将没有像我一样光辉的出头之日了。

大概因为我爸我妈是老师的缘故，我不怕老师，老师也不特别喜欢我。虽然我的成绩在那个所谓的理科重点班还算凑合，我也勉勉强强挤进了“小牲口”的行列。但是，我已经被所有的同学公认为是首屈一指的土人了。

土人评选的第一标准是我不言不语——假装深沉。第二标准是不买账——涮了几个要求我辅导她们功课的自以为很美的女生——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想涮她们，我就是不太积极而已。第三标准是阴阳怪气——我发言的时候总是红着脸嘴里像含了一口热茄子，而且说着说着就漠不关心或干脆坐下。

总而言之，他们都说我土。是北京人里面的一个偶然出现的基因突变的纯粹的土得掉渣儿的土人。

后来我才知道但凡我的精神面貌稍微过得去，我就会从土人一跃成为他们和她们嘴里心目中的神秘而潇洒的准行吟诗人或一流的二流子培养对象。我有点儿庆幸，大多



数时间吊儿郎当地无所谓,没事儿就坐在单杠上冒充上帝。

其实我是一个土人的内因也就是主要矛盾还是我面目的狰狞性质。我不算很高,大概只在一米六十九点九五到一米七零点一二之间打转。我虽然长着五官,也基本都摆对地方了,但是它们凑起来表示出来的符号儿在世俗的测量标准里总是和“英俊”等形容词存在着明显的出入。我不黑不白有点儿泛黄的脸皮儿上层出不穷地浮现出一种叫做青春痘儿的小斑点,它们东露西突、此起彼伏,我对此也不是完全不以为意,但是也绝对不会做出买一瓶“姗拉娜”边照小镜子边涂抹的傻事。

我的头发是小平头儿,我总穿着一套脏兮兮的校服,那衣服又宽又大浪费了人民不少布,在我“骨瘦如柴”的身子上像旗帜似地飘啊飘的,引得众同学有一阵叫我包身工。我骑一辆被我妈淘汰下来的二六女车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面兴高采烈地乱窜,每天都过得毫无意义却十分精彩,活像中了头奖的奖券儿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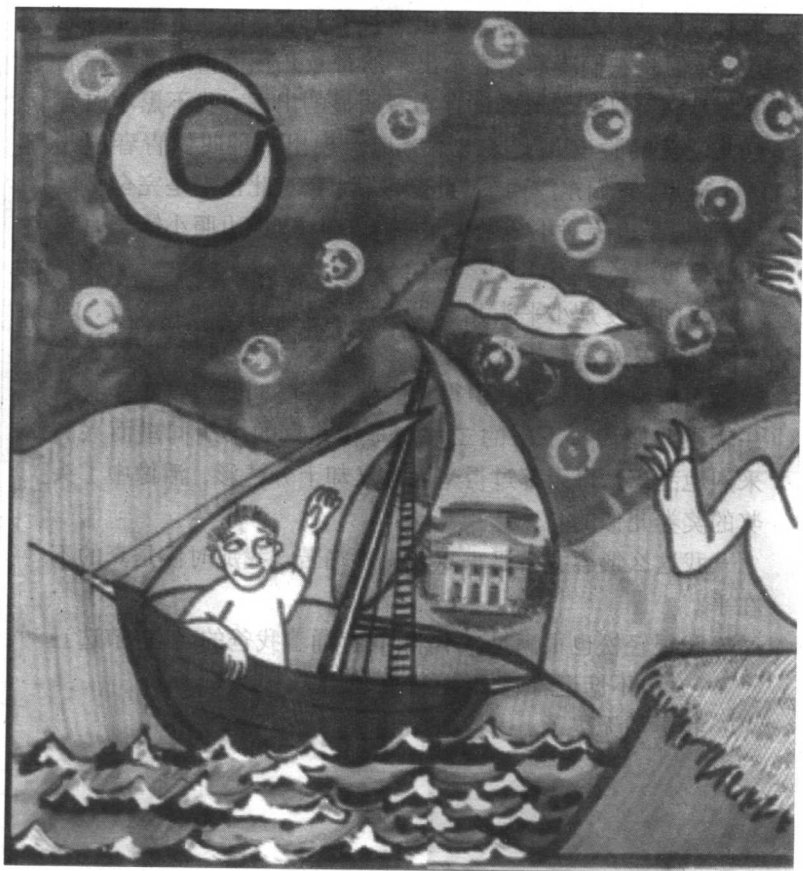
我这么形容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痛苦。我那时候是真的不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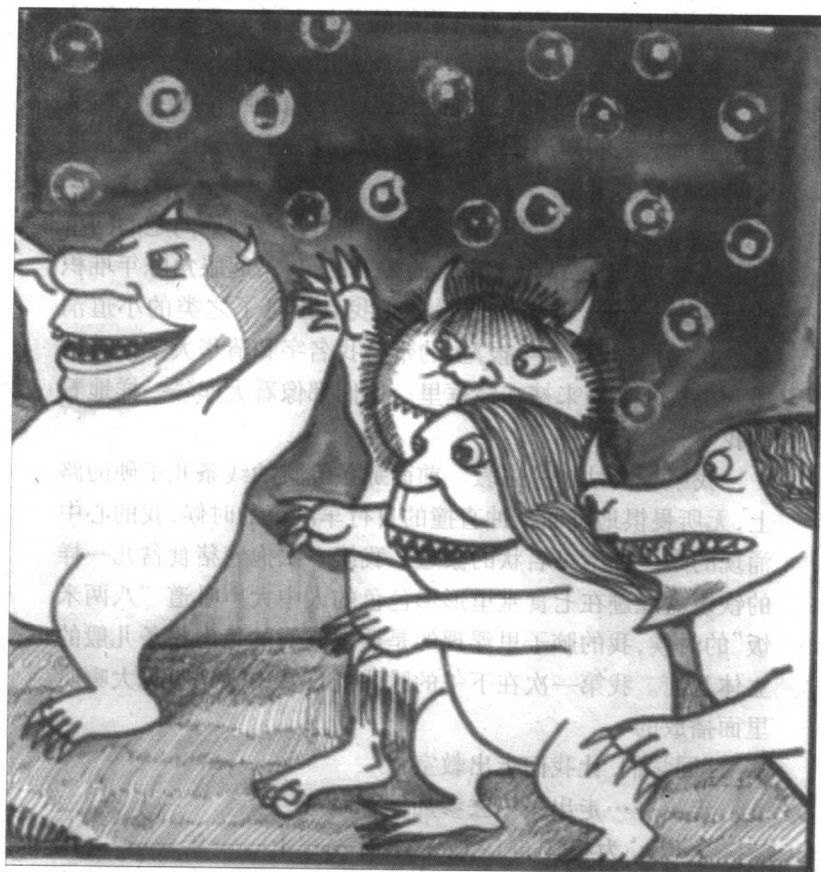
我很轻松也很满足。本来,我背诵着我爸的名言(节选):
“……不惦记着她们,不待见她们……”

我更加无畏了。

三

我走进清华的园子完全是故意的,蓄谋已久的。说白了,就是为了避免和女人频繁接触的机会。我查遍了北京稍微像





本館從太古時又而後史學融一諸虛懸前朝而與。謝相
其面

不去地纠缠不休,我预料我可以过一段完全自由清朗的美好生活。



样点儿的高校，发现就这所大学连最恐怖的“恐龙”^①都能连骨头带皮儿地消化进去。我预料我将完全不用担心有像中学那样的其貌不扬的女同学在我身边挥之不去地打转评论，我预料我可以过一段完全自由清朗的美好生活，我预料我能够更加频繁地享受当上帝预言人们没有出头之日的无穷乐趣。

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我的想法实在是幼稚而可笑的。如果我在上大学之前知道了我现在的经历我一定不会巴巴地挤进这间和尚庙的窄门。

我妈对于我上清华的反应是乐不可支，到处向她的同事散发喜糖。我爸也露出了难得的酷酷的笑，吊起眼角陈年堆积的鱼尾纹。邻居们纷纷传播关于我有出息了之类的小道消息。我妈把《北京青年报》上的带有我名字和清华大学挨着的那一小块儿剪下来裱在镜框里。他们都像看大熊猫一样地看待我。

我第一次站在“三教”前面那条笔直的线条儿很硬的路上，无所畏惧地直面横冲直撞的自行车洪流的时候，我的心中涌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豪迈。我第一次抱着猪食盆儿一样的铁饭盒混迹在七食堂里形形色色的人中大声吼道“八两米饭”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浮现的是透视绝对的猪肉粉条儿般的立体几何。我第一次在下午的朦胧的日梦中隐约听见大喇叭里面播放的

“同学们，让我们走出教室，

走出……走出……去参加体育锻炼，

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时候，我的眼前跳动起一幅绝对生动而又活力无穷的水彩画儿。

^①恐龙：网上用语，指长相可怕的女生



我第一次迈步抬腿走过那拥挤简陋的宿舍楼道的时候，我停下来欣赏为弥补墙窟窿而张贴的破烂不堪的周慧敏的海报。我第一次在没有月亮的夜晚骑车滑过东操场靠东南的那条没有路灯伸手不见六指的羊肠小道的时候，别人传说的关于一个化工系的青年教师被民工劫持的奇特故事就慌慌张张地打响了我生锈的自行车铃铛。我第一次在秋天的荷塘里寻找残叶里的癞蛤蟆的时候，却无法寻见《荷塘月色》里那梦幻的“眨动眼睛”的朦胧路灯。我第一次在炎热的夏季中午跳进暖得泛出醉意的游泳池里的时候，我的眼睛掠过几条白而粗壮的女人的后肢，我体会出了我在这里，我在那里，我存在于完全没有顾忌的黄金时代。

甚至没有人管我叫土人了。

我这种与民工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的清华男学生，到哪里都可以抓出一大把。没有人关心我到底深沉不深沉，买不买女人的账或者听讲座抄不抄笔记发不发言。连我入不入党都不在我们班那个酷似街道老大妈的肥胖班长的帮助计划范围内。

我彻底地脱离了组织，彻底地摆脱了任何虚伪的关心和恶毒的头衔。我已经成功地在这个男人体到处都是的园子里面无色透明了。

我风风火火地骑着我妈的破车穿梭于各种不同的食堂里，吃遍了各个食堂甚至回民食堂早上热腾腾的牛肉馄饨，每天满嘴流油儿，回屋倒头就睡。

我畅畅快地漂浮在我的理想之上，建筑起足可以和阿Q媲美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圣殿。我不停地背诵着我爸的至理名言冷眼旁观上铺下铺左铺右铺的兄弟们凄凄惨惨地熬过他们的发情期或者失败的 courtship^②，我可怜他们就像他们

②求爱期



无法理解我一样。

我关于出头之日的幻想如同光环一般围绕在我的四周，我淋漓尽致地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我天天都像过节，天天都精神抖擞，天天都颓废，天天都妄想。

是的，是的。

我唠叨了如上的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它们就像青春的光阴一样对我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流逝走了，流逝走了，我苦苦追忆一遍就仿佛穷酸的书生在抖布袋儿里那仅存的早已被蛀烂的旧书。

我一直在考虑我写这个东西的目的何在，现在我决定闭紧自己愤世疾俗又刻毒无比的嘴巴，开始叙述一个我应该马上从第一个字儿就坦白交代的带有明显小资情调儿的酸故事。

好吧，让我坐下。

让我喝一口水，像无数个平常的黄昏一样，喝一口保温杯里脏兮兮的凉水，目光穿透这异国的风景无聊的窗口，稳稳地落回那个星期五宿舍里书桌前的似曾相识的春天傍晚。那个我的光荣和痛苦同时降临的普普通通的春天的傍晚。

那个我的小资情调的酸故事正式开始的地方。

四

我的故事开始在我大学三年级的一个春天的傍晚。那天下午，我吃完饭回到宿舍，上铺的兄弟给我带了一封信来。信没有地址和邮戳儿。



只有我的名字，在我的名字前面还有一个亲热的 address: “Dear”^③

我是一个一直在你身边默默关心着你的人。

你大概从来没有注意到默默无闻的我。可是，你却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大礼堂前面的槐树花儿还没有开，我却只能天天对着漫天飞舞的杨絮独自泪流。

是的，是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傻傻的不起眼儿的女孩子。一个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你却闷在心底始终不能不敢没有机会向你表白的女孩子。

你一定不记得我们的第一次相遇了，对不对？那天，也是一个春天的晚上。我一个人在西操场跑圈儿，一不小心突然摔倒了。这时候，你出现了。你向我伸出了修长而温暖的手臂，啊，你多像一个从天而降来挽救我的使者哦！

我在你的怀抱里面，竟然有几秒钟说不出话来。

哦，你还记得么？你还记得么？

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你告诉我，我没有名字，我叫雷锋。

啊，在那一刻，我的心底那最温柔的一角被触动了，我浑身像得了疟疾一样微微地颤抖。你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出绿荧荧的光，酷似一只长期没有吃到肥鸡的黄鼠狼。哦，我瞬间竟然不知道我身在何处了，我可以么？我可以成为你的肥鸡么？

哦，我是多么不知耻，多么不害羞啊！

③称呼，亲爱的



我真的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子。为了爱你，我拒绝了数以万计的追求者。其中有一个曾经爬到我们宿舍楼门口的那棵大柳树上，冲我的窗口用大喇叭喊：安红，我想你想想睡觉！（相关情节见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Freud 注）

我不是没有人追，我只爱你！

我不敢相信我写出了这种恬不知耻的文字。噢！我的血液在我的身体里面奔腾。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烧痛。可是我的一颗，滚烫的心啊，只为你一次又一次的跳动。

我从来没有说，从来没有，也许永远不会说了。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与你相偎相守的欲望像大毒蛇一样啃着我的每一寸皮肤，我的每一个神经，我每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如果我不见你一面，如果我不能亲口告诉你我的感情，我将被地狱之火燃烧燃烧燃烧成为粉末儿！

于是，亲爱的你，我的爱人，我的甜蜜的可人儿，请你，我请你！

我请你于今天晚上 9:00 整到北京大学的湖畔石舫的右侧边缘去和我会面。

我将等你等到天荒地老！我将等你等到海枯石烂！

在黎明最后一颗亮星隐去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出现，我将像孟姜女一样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那深不可测的未名湖水中。从此，你的身旁将多了一缕无足轻重的游魂儿。

亲爱的，我说到做到，咱们不见不散。



你的未来女朋友
吻你一千次

就是这封信。

当时我拿在手里的就是这封信。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写这封信的人真幽默，真他妈是我见过最幽默的。什么西操场，黄鼠狼，雷锋！这些没影儿的事儿他(她)也敢瞎编！Kao，涮人涮到我头上来了！也不打听打听我是什么东西！

我把刚洗过的油滋麻花的铁饭盒往桌上一跺，骂了一句：他奶奶的。

上铺的哥们儿一边儿摇头晃脑地听着 Crazy English 一边儿看着一本手抄的“泡妞大全”，根本没空搭理我。

我坐下来，开始发呆。

我爸苍老的声音又像警钟一般响彻在我的耳边：

不——惦记——她们——不——待见——她们——

可是，她们竟然开始惦记我待见我了！

在心潮澎湃中，我恐怖地意识到那深植在我潜意识里面的凡夫俗子的小资情调正在迅猛抬头反扑的过程中间。

我需要冷静的分析。我需要冷静。

我喝了一口茶缸里的自来水。

我们系一共只有几个女生。划分她们我有著名的二定理：

一：只要你在路上碰见了一个丑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女生，她有 85% 是咱们系的。

二：最丑的一个一定在咱们系。

我的定理立于不败之地，屡试不爽。已经让不少妄想打破它的哥们儿请了无数次客了。听说现在从定理正式升华成



公理了，也就是说不用证明，可以直接拿来就用。

也许正因为我的客观性和绝对的冷静性，使我们班的那些恶毒妇们感到空前的绝望和被揭破疮疤的疼痛。她们决定一起来对付我。是的，她们就是这样对付我的。

我站在相对于过去已经是未来的现在的时空中无比透彻地识破了这一点。

我甚至已经知道了那封信的主笔就是我的死对头，外号叫“进化中”的恐龙。

这只恐龙不是一般的厉害，她的显著特征就是眼窝凸出，鼻子凹陷，下巴凸出，额头凹陷，牙床凸出，颧骨凹陷，总结概括一下就是“三凸三凹”。整儿一个进化论中活脱脱的错误链接，达尔文要见了她一定高兴得复活了——终于找到了从古猿到人那神秘的消失的一环。

但是，“进化中”因为处在我们系的恶劣大环境下，竟然还自负有了几分相对的漂亮度。她连走路都富有弹性地一颠儿一颠儿的，看人不用眼睛来看，而是用鼻孔来扫。她好像觉得自己后面应该跟着成群结队的追求者似的。

有一天，早上的晨练，她向我抱怨说：

“Freud，你看看，别的班的男生多好。人家某某根本不用跑步，就有很多人抢着给她背书包，可是再看看咱们班的男生！真是不比不知道，啧啧啧。”

我当时嘿嘿一笑，只回了她一句话：

“呵呵。人家长的比你漂亮噢！”

她被生生地噎住了。从此以后，我的那句回答不仅成了我们班上的经典名言，也成为我和她正式决裂走上不同的革命道路的里程碑。

“进化中”的确恨我入骨。

毫无疑问，她会成为这封损到极点的“模范情书”的总策